

【是以汝今觀見與塵。種種發明名為妄想。不能於中出是非是。由是真精妙覺明性。故能令汝出指非指。】

在前面佛是以捏目所見的第二月來做個比喻，今天這個文，佛叫著文殊菩薩告訴他，如果我們明瞭月亮只有一個，並沒有兩個，你就絕對不會生一個錯誤的觀念，這到底是月還不是月？出現兩個月亮，我們才可以說哪個是月、哪個不是月；月亮本來只有一個，一個裡面當然不會發生這樣錯誤的想法。所以經文才說「此見妙明與諸空塵，亦復如是」，佛的意思是叫我們只要明瞭色空無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如，這才是真正見性，真實離開了戲論的範圍。如其不然，總是離不開妄想，離不開分別執著，凡與聖的差別就在此地。聖者，人家住的是真實法界，用這個地方的經文來講也好，一，唯一月真，一就是真法界，二就是妄法界，十法界是妄。妄原是真，好像那個第二月一樣，第二月並不是真正有個第二月，原來是第一月的月影而已。可見得見性與不見性不是在境界說的，是在當人迷悟上說。悟了你才能見到一切法的真實相，迷了我們就叫做見了妄相。為什麼妄相？迷的時候在真相裡面生起妄想，所以把真相就變成妄相。由此可知，真與妄不是在境界上變，是在當人心念上變。

經文，可以說幾部大經講到現前這個境界，這個義理都可以會通。實在說境界愈說愈微妙，愈入愈深，諸位要是稍稍能體會到一些，確實很有受用。這一段跟《華嚴》普賢行一真法界那個理是一個道理，《華嚴經》說得詳細，此地說得簡單扼要。終日在妄，終日恆真，於中實在說來並沒有是非二相。這幾天我在高雄講《金剛經》，有一位居士就提出來說，《金剛經》裡面最重要的，是不是

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？這一句我們現在還沒講到，講到什麼？講到「應如所教住」。這個如所教住，實在是關鍵的所在，修行人真正懂得這個原理，日常生活運用這個道理，他就是大菩薩、就是佛。我給他解釋，這個境界實在很難講，我們念過的《六祖壇經》裡面，六祖教給我們，前念不生，後念不滅。前念不生，就是應無所住；後念不滅，就是而生其心，一樣的意思。不生要從不滅裡頭去證得不生，才是真正的不生；不滅要從不生裡頭證得，才是真正的不滅。所以不生、不滅，我講《壇經》說過，是一樁事，不是兩樁事，你把它看作兩樁事就錯了。也跟此地講的，是月、非月原是一真，入到這個境界之後，生滅之相了不可得，正是所謂寂照同時。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寂照同時，雖然寂照同時，也不著寂照同時之相才是一真。給諸位說，這在修行法裡面是上上乘的修行法、最高的修行法。運用這個方法來修學，你成佛最快，絕對不要一生，你果然要真正會用的話，你用上三個月、五個月就成佛，這是一點都不假的。

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「一念生淨信」，那個一念淨信也是說的這個。佛說明一念淨信的福德無量無邊，一點不假，為什麼？稱性。本性跟十方諸佛是一個性，十方諸佛所修的功德也都是你自己所修的功德，一性所修，那個福德怎麼能讚歎得盡！確實不可思議。可是問題，我們什麼時候能夠達到這個境界？我在講席講經當中常常告訴大家，這個事情難不難？不難。我們常說世間最難的事是求人難，成佛作祖的事不要求人，求自己。求自己的事情，問題就是我肯不肯幹？我要肯幹，三、五個月就成得了佛，不肯幹，三、五個阿僧祇劫也不行，就在我們自己肯不肯，受用實在是無有窮盡。可是話再說回來，修行的步驟，第一個是要明理，理論上要是疑惑，沒有辦法，路走不通。所以在修行之前先要解悟，悟後起修，

修了以後的目標在哪裡？目標在證。證什麼？就是證原先所悟的，證實原先所悟。由此可知，悟、修、證也是一樁事情，並不是三樁事情。悟的是一樁事情，修的一樁，證的又是一樁事情，那就麻煩大了，就出了差錯。悟的是這個理，修這個行還是證的這個理，這就對了，那就完全相應。希望同修們要好好的把握著這個機緣，認真的探討這個道理，在我們一生當中完成修證的功夫，這一生沒有白過，這一生有無比的意義與價值。那是多生多劫來我們都沒有能完成的事情，這一生可以完成，世人常說「人生一大快事」，人生一大快事是講一生的，我們這個無始劫以來的大事，這一生能得到解決，這種歡喜沒法子形容。就是這個道理明白了，說得很清楚，在數億萬相之中見到一真，然後再從數億萬相當中修此一真、證此一真，就行了。

我們再看下面經文，『是以汝今觀見與塵，種種發明名為妄想，不能於中出是非是』，這裡面講的「見」是見精，「塵」就是相分，見精就是見分。「觀見與塵」就是見分與相分，內有身心，身是相分，心是見分，外而萬物統統都包括盡了，所以講「種種發明」。但是在這個地方，諸位還要曉得一樁事情，我們常常講心，真心跟妄心，這個講法是很籠統的說法。諸位要曉得，真心只有一個，沒錯，妄心也只一個，第二月，不會再有第三月。可是八識裡面跟我們講八個心，八個心諸位要曉得，只有一個是說第二月，就是阿賴耶識，前面七轉識是妄中之妄，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，是妄中之妄。妄中之妄，說實在話，這個心跟那個物（跟那個相分）很難劃清界限，我們通常可以講心之相。妄心之體是阿賴耶，前面七轉識都是阿賴耶的現相、阿賴耶的作用，尤其講到心所更是如此，這是向微細地方看。你要是細細的去觀察，七轉識還是屬於塵，這就所謂是阿賴耶的相用。如果我們不能夠通達凡是依他起皆無自性，

凡夫確實不能通達這個道理。學佛的人，尤其學大乘佛法的人，在中國機緣確實比較多，我們現在講機會比較多，容易讀到大乘經，容易聽到大乘法。可是看了、聽了之後，好像是這麼回事，悟了，曉得依他起無自性，曉得，可是境界放在眼前又迷惑了。為什麼？那個境界裡頭還起貪心、還起瞋恚心，還放不下。我們要問：為什麼放不下？放不下就是因為你沒有看穿相是依他起性。所謂依他起性，換句話說，因緣生法。因緣生法當體即空，你要是取相、你要是著相，不是自找苦吃嗎？那是迷惑。

佛在《金剛經》說得好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凡所有相都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就是虛妄。我們對這個道理是真懂還是假懂？真懂了，在萬相當中受用自在，心地裡面決定不沾染。《華嚴》裡面講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禪宗所謂「百花叢裡過，片葉不沾身」，都是說這個境界，這是真正明瞭這個道理，看破了。現在我們看法怎麼樣？經裡面講的，我們的看法，觀見是見、觀塵是塵，無論你怎麼樣發明，種種發明，你在那裡研究、你在那裡解說、你在那裡分析，總是妄想。世間的宗教、世間的學術，我們跟他這樣講法，他當然不服氣，「只有你是真的，我們都是妄想」，他當然不服氣。可是真相究竟有幾個人能見到？太少太少了。能見到這個真相的人，能夠相信佛所講的道理的人，沒有疑惑，正是《金剛經》所講的，這個人絕不是三四五佛處所種善根，而是千萬無量佛所種的善根，實在是善根深厚之人，聽聽佛講的話，想想有道理，能夠接受不會反對。這個道理諸位果然要是悟了，你平素用功就不一樣，你的修學用功是直接的；不了解這個道理，你用功是間接的。直接的來得快，當中沒有障礙、沒有葛藤；不明真相，用功夫是走迂迴的路子，當中是彎彎曲曲，那要吃盡許多冤枉苦頭，要走多少岔路，麻煩是很大。

悟了這個道理以後，你就曉得此地講的「種種發明名為妄想」。我們先不談世間，為什麼？世間一切宗教、一切學術，我們學佛的人感覺得佛法已經太多，這一生看不完、念不完了，哪裡還有時間去看外道的東西？就是佛經本身上來說，你要把經論種種發明，給諸位說，也名為妄想，這是說到切身的問題。所以說佛經，你們要是在那裡苦苦去研究，去翻註解鑽故紙，那你就好好的記住這兩句話，「種種發明名為妄想，不能於中出是非是」。換句話說，真正用功怎麼用功法？諸位看看古人，古人真正用功是什麼？讀經，一天讀一部《楞嚴》、一天讀一部《法華》，不去研究，也不去看註解，一天一部你讀上三年，三年就一千多部，一年三百六十部，你會開悟，你的路子走對了！悟了以後，你再來講《法華經》、講《楞嚴經》，活的不是死的。你再看人註子，眼睛都放光，為什麼？一看到古人註子，哪個地方他有悟處，哪個地方他悟得還不透徹，立刻就明瞭。自己不悟，眼睛是瞎的，跟著人家後面走，被別人牽著鼻子跑。人家註解的，註解你還是看不懂，不要自己以為懂了，這一句我也懂、那一句我也懂，我也曉得怎麼講，結果你所講的全是妄想。

我教給諸位的都是真話，我希望大家快點成佛，大家成佛，眾生才有救。我在這裡講經，也是給諸位一點安慰，諸位在用功的時候，給諸位做一個調劑，不感覺得用功枯燥無味。所以我一再說，你們聽經要聽而無聽、無聽而聽，不要去分別，不要打妄想。懂了就懂了，不懂也不要理會，不懂也不要存疑，「這個放在那裡我慢慢再研究」，用不著，不必理會，調過頭來還是用功，用功就是背誦經典。除了什麼？咱們沒有開悟之前，人家要來請我們講個開示、講部經，平常也得應酬應酬，這時候找幾本參考書來研究研究，應付一下，自利利他，除此以外功力都要用在背誦上。所以我們看

看古人那些模範，自己要覺悟。不但是佛法，世間法也不例外，修行最重要的綱領，世法裡面講「誠意正心」，這就是學問，將來講到《論語》的時候給諸位來細說這問題。大乘佛法的基礎就是菩提心，我們不曉得講過多少遍？展開《華嚴》看看，十住菩薩修直心，十行菩薩修深心，十迴向菩薩修大悲心，三心圓滿就登地稱之為摩訶薩。直心是什麼？就是至誠心。佛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講的「至誠心」，至誠心就是直心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上佛跟阿難說，你要想研究無上菩提，必須心直言直，中間永無委曲相才能辦到。這就說得很清楚，無上菩提是建立在直心的基礎上，心直，言就直，言直就是沒有妄語，這是入道的最初方便。我們要不能從這個地方覺悟，還是天天在妄想裡頭打圈圈，如何能鑽得出妄想的範圍？成天幹假的，不幹真的，自己怎麼會有心得？

再給諸位說，有心得就是有受用處，法喜充滿；沒有心得，這個心沒有主宰，渺渺茫茫，我們一般人講空洞，心裡面空洞，讀得再多、記得再多，心還是空洞，為什麼？全是別人的。好像我這個房子，裡面是裝了不少東西，全是別人的東西不是自己的，東西雖然很多，不是自己的，心還是不踏實，還是沒有依靠；必須要有自己的東西，自己東西是真正有心得。心得是什麼？心得從老實當中去修學，真實地方去修學。首先要修的是至誠心，直心就是至誠心，我平常把它講作平等心，至誠就是平等，不平等沒有至誠，誠到了極處是平等的。諸位能夠把這個重心抓到，你修的什麼？我修的平等心、我修的至誠心，就對了，你跟十方三世諸佛菩薩完全是一個路子、一個方向。八萬四千法門那是方法，目標方向是一個，那些是方法，方法隨便你取用，只要方向目標不錯，決定可以達到。迷失了這個方向，那就統在妄想裡打轉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你種種發明統統叫妄想。這幾句經文你看要緊不要緊？你能把妄想放下，

不執著、不分別，《壇經》裡面講的「前念不生」，前念不生就是放下。於一切法中沒有分別、沒有知見，這就是不生，有不生才有不滅，不滅是什麼？運用自在。見色聞聲，像六祖所說的「生八萬四千智慧」，六根接觸六塵都生智慧，這叫不滅。那個經擺在面前，他怎麼不圓、怎麼不透徹！還用得著去預備嗎？還用得著去翻那些參考書嗎？

你們諸位今天跟我，如果真正能懂得這個意思，你們的成就一定比我快，成就比我高。為什麼？我當時學習不是從這個路子學的，是從經論註疏裡頭學的。換句話說，是從妄想裡面學的，「種種發明，名為妄想」，從這裡頭學的。我不過是很幸運，從這個妄想裡頭鑽出來了，鑽出來以後才曉得過去也走了一段冤枉路。但是什麼？還不算太多，雖然有一點迂迴，這迂迴的幅度還不太大。我今天勸你們一點迂迴路都不要走，這不是更直截了當、更快嗎？而我那個時候老師沒有這樣教我，老師要是這樣教我，我今天就不是這個樣子。我從這裡鑽出來之後，一看到我過去那個路子，雖然可以走，不是最好的路。我今天提供諸位是最好的路，是成就最快的路，與一乘的教學、一乘的精神完全相應的一條道路。我們回過頭來，再看看今日之下一些年輕學佛的，佛門裡面四眾弟子在家出家的，是不是像此地所講的，觀見是見、觀塵是塵，種種發明他不知道是妄想。可是有個事實，「不能於中出是非是」，這是事實，他固執，在註疏裡頭他跳不出來，這是事實。所以諸位要好好的想想。

「是非」在此地，我們也不要把它看作一個是、一個非，把它看作什麼？相對的兩觀。我們凡夫都活在相對論之中，相對的世界，沒有辦法超越。超越這個相對的，給諸位說，就是佛法講的一真法界。西方的科學家講四度空間、五度空間，他講個五百度空間，還是屬於相對的，還是不能超越。為什麼？那就是種種發明無非妄

想，見不到一真。你要想見到一真，六祖兩句話說得好，《壇經》它的好處就是言簡意賅，一定要「前念不生，後念不滅」，就入一真法界。所以叫你讀經，不要去想這個字怎麼講法、那一段怎麼講法，也不要想：我什麼時候會講經，我什麼時候經講得好？你有這個念頭就糟了，統統是妄想。妄想斷了，你就是佛知佛見，你表演的跟十方諸佛一樣好，圓極了、妙極了。你要是天天在打妄想，又想達到佛的境界，那怎麼行？那是辦不到的。

這樣說起來，我再教給諸位日常用功夫，真正的修行怎麼修法？讀經是一種，要把讀經這個方法擴大到一切日常生活上去。我們還以經上這個經文的意思來說，從今以後我們觀見與塵，見就是現在所講的見分、精神、思想，塵是外面一切物質的境界。我們怎麼看法？要看它原是何物？看到這個東西，你要是看這一切，就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如如不動，不生分別執著，不起種種發明，妄想脫掉了。妄想脫了之後，起的作用是什麼？起的作用是本性起的作用。那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見性起作用、六根根性起作用，而不是識起作用，八識與五十一個心所都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六根的根性。六根根性起作用叫真見，見的外面相叫實相；八識五十一心所去見，那個叫妄見，見的外面相是妄相，不相同。在這個地方我們只要記住，妄想就是分別、計度、執著，離開妄想，是與非是超出了，剛才我給諸位說的，相對的世界超越了，你入了一真法界。

再看下面一段經文，這個意思都相當深。『由是真精妙覺明性，故能令汝出指非指』。這兩句話大意是說，如果果然由是一念純真，一念純真就是把妄想斷盡，這在功夫上講，禪宗有所謂「坐斷兩頭，中間不立」，這是超越了。坐斷兩頭，跟前面講的「出是非是」是一個道理，就是脫離相對的，相對的是兩頭，脫離相對的。



脫離相對，中間也不能分別，不能分別「我現在已經二邊不立」，那還是落在二邊，這一念都不可以有。先頭我說過寂照同時，寂照同時這個心不能有，不能有這一念。換句話說，決定不生分別心，這個時候你的心就是法性，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絕對平等。到這個境界，上與十方諸佛、下與六道眾生感應道交，心通了，當中障礙沒有了，完全相通，智慧福德就圓滿。在我們淨土宗裡面也有這個說法，說什麼？得一心不亂，很短暫的得一心，只是時間很短，得到之後又失掉。是不是有這個事情？有。就是在極短一剎那當中，你在一切法裡頭不生分別，真性現前，這一剎那當中，雖然是極短的時間，真性現前。也是《金剛經》所講一念淨信，十方諸佛都知道。為什麼都曉得？這個時候你心通的，一點障礙沒有，完全相通的，十方諸佛怎麼不曉得！雖然是極其短暫，這個時候的心跟十方諸佛的心是一樣的，完全平等，所以感應道交。

淨土裡面講的一心，有短暫的得到一心，失掉了，有這個情形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給諸位說，這叫善根發現，不是功夫。功夫成熟得到之後不會失掉，一得永遠得那是功夫。這個是偶爾來這麼一下，像那個閃電一樣亮了一下，那是一秒鐘的多少分之一，連一秒鐘也不會有的，一剎那之間，是無始劫以來的善根現前，是屬於善根。雖然是這一剎那、這一念，在我們凡夫來說，確實有不可思議的功德。為什麼？我們無始劫以來，好像那個千年暗室從來沒有見過光明，雖然閃電一剎那照一下，那也很稀奇、也很不容易。何況是有這一次閃，一定有第二次，以後這個時間愈來愈長、次數愈來愈接近，這就是好現象。可是有這個境界之後，不能著相。我遇到過，有人跟我說，「我曾經得了一心，時間太短，現在這麼多年再也得不到，後悔的不得了」，這就錯了。為什麼？不用分別的時候才會現前。老是念念不忘，這怎麼行？盡打妄想，還希望來個

第二次？沒有這個希望的心，第二次就來了；一有這個希望的心，天天希望什麼時候再有一次、什麼時候再有一次，那永遠得不到，自己給自己做了障礙。諸位一定要懂這個道理，換句話講，真心的顯現，清淨心的光明。

一念純真，坐斷兩頭、中間不立的時候，在這個境界裡面，整個的法界、盡虛空遍法界唯一真心，淨而不雜，真而不妄，這個時候叫什麼？在淨土裡面叫常寂光淨土，還在實報土之上，這真的是純真無妄。這就是《華嚴》講的一真法界，一真裡面，諸位想想哪裡還會有相對的！一真裡面沒有人我，人我是相對；一真裡面沒有凡聖，凡聖是相對。一真就是一真，動念就是妄想，一真就沒有了。而我們現在求一真，「一真境界到底怎麼樣？」這就糟糕，這就把一真的路給堵死；起心動念了，起心動念一真就失掉。我們現在最難的就是這個迷關不能破，無論遇到事情總起心動念。讀經，「這個經怎麼講法？佛是這個意思嗎？」糟了，佛沒講過，佛也沒這個意思，你操什麼心？你又在這裡打什麼妄想？佛這一切的方法都是叫我們開悟的，絕不是叫我們在裡面打妄想、不是叫我們在裡面分別，他是叫我們開悟的。知見多了把悟門堵死，那不是佛講經的意思，也不懂得佛講經。這是講一念迷，迷的人沒見性，性在哪裡？性常在，性不會滅的，性就在妄見之中。

《楞嚴》前面，到這裡還是如此，叫帶妄之真。我們的見性跟眼識混在一起，不但跟眼識混在一起，跟八個識、五十一個心所裡面的見分統統混合在一起。混合在一起，換句話說，它就起種種妄想分別，諸位想想，這怎麼能夠超越相對？怎麼能夠超出是見非見？悟了的人，就是見性的人，剛才說過了，由是真精，雖然帶著這個妄，知道那是妄了，妄沒妨礙，妄不礙真，因此也無須去妄再顯真。諸位要曉得，去了妄，真的也沒有了。古人所謂「以金作器，

器器皆金」，譬如你戴個金手鐲，手鐲是器，手鐲不要，金也沒有了，因為手鐲就是金做的。我們現在要見性，八識五十一心所的見分統統不要了，不要，見性也沒有了。諸位要曉得，悟了的人他就不會斷妄顯真，也不會在真裡頭把妄切掉，不需要。像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說得好，證道，《禪宗集》是講修道，《證道歌》是講證道的境界，證道的人怎麼樣講？他第一句話宗旨就說出來，「絕學無為閒道人」，絕學怎麼？不要學，無為，事也不必做了，真是清閒自在，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為什麼？沒有妄想，也沒有真。我們講一真法界，為什麼？因為有個妄想，所以才說一真。妄想沒有了，你再搞個一真，一真又是妄想，凡是說得出的全是相對的，凡是能夠想得到的也是相對的。到這個時候叫你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才是真正的契入一真。

我們讀經要怎麼讀？讀而無讀、無讀而讀，一天到晚絕不廢讀誦，這是真用功。雖然一天到晚不廢讀誦，絕不著相，不著文字相、不著音聲相，也不起分別，不起分別就是不著心緣相。每天在讀誦，不住空；心不著相，不住有，空有二邊都不住，這是中道第一義諦，唯有悟的人才能夠做得到。悟了必然是一切分別都無，這個時候才真正證實佛所講的，見精與身心、萬物原是一個真性。見到這個真理，才徹悟萬法確實沒有自他的分別，道家講「天地與萬物齊」，《華嚴》所講的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這是宇宙人生的真實相，才能徹底的見到，這樣的境界，這是如來果地上圓滿的境界。我給諸位說，諸位是認真的修學，這一生不是辦不到，可以辦到，佛法所講確實是講一生成佛的。固然也講三大阿僧祇劫，也講無量劫，諸位要曉得「念劫圓融」，時間是不定法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要是還分別、還懷疑，還要生活在妄想當中，就給你講三大阿僧祇劫、跟你講無量劫。你要當下分別都無，好，無量劫就變成一念

、一剎那，這個時間可以拉長、可以縮短，自在得不得了。當你一念不生的時候，時間縮短，無量劫縮成一剎那；你在裡頭起個分別、動個念頭，這一剎那又拉長，無量劫。連時間長短也操之在我，不在境界，境界裡頭沒有時間、沒有長短。

這些言語諸位聽了很有趣味，有趣味不行，要入進去，要把這個境界證實，成為自己的現量境界，這才有受用。如果智慧沒有開，我們又會感覺到像阿難前面所說的種種疑難，見性是大是小，是在身體裡面還是在身體外面，是能夠指陳還是不能指陳？全是妄想迷惑。經上只舉出一個例子，一切法、一切理、一切現象，如果諸位在裡頭起心動念，就是前面這個例子所衍生的。我們讀經的時候，不要看到「十番顯見」裡面阿難尊者有這幾種迷惑，以為大概就這麼多，那就錯了。這是把無量無邊的迷惑舉出幾個例子來說，要是一樁一樁說，說不盡，我們要懂得歸納、演繹。總而言之，一切萬相當中，無論是物相、無論是心相（心裡的現相），就是講的見分跟相分，才起一念就迷惑。這一迷怎麼樣？愈迷愈深、愈迷愈遠，怎麼能夠回頭來見性？悟了的人就不一樣，悟了的人曉得萬法是一，這裡面從來就沒有二，所以他的心是定的，他在萬法上絕不起一念分別。為什麼？就跟前面講的唯一文殊，於中哪有是文殊、非文殊？這一真法界，一真，法界是一，這裡面怎麼能說是說非？那個一文殊當中，我們在這個裡頭分是文殊、非文殊，好懂；在法界裡面，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法界是一，所以難懂。我們在這個法界裡頭分佛法界、分菩薩、分六道，諸位要曉得，統是妄想。佛為什麼這樣講？佛要不這麼講，我們不能接受，因為我們活在妄想裡面，佛就隨順眾生來說；雖然隨順眾生說，還是給我們誘導到一真，慈悲至極！

如果佛要不能把我們引到一真上去，佛所說的四十九年，或者

是無量劫來生生世世給我們說，那佛都對不起我們。佛說出來了，不但最後說出來，一開端就說出來，《華嚴》是開端，《法華》是最後，而這當中怎麼樣？當中時時點醒我們。你看，《楞嚴經》這裡頭點醒我們，《金剛經》也點醒，處處在喚醒，一覺悟就回頭，所以回頭是岸。悟了的人曉得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是我們佛法裡面常講的心、色，這一切萬法歸納為十八界，十八類，界就是類的意義。這十八類是一，一就是十八、十八就是一，一個體十八種相、十八種作用，體是一個。真相大白之後，根塵識才成了一種圓融清淨寶覺，證得這個妙覺，你心裡再不會起一念。如果心裡還有一念起來，沒有證得，證得之後絕不起念。證得之後是不是就功德圓滿？還沒有到圓滿。為什麼？證得的時候是圓教初住菩薩，後面路子還很長。初住菩薩證得了，證得之後怎麼樣？起修，起修是鍛鍊。在哪鍛鍊？境界裡面鍛鍊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境界裡鍛鍊。鍊什麼？鍊一真，歷事鍊心，在一切事相裡面他只修一個東西，修一個一真。什麼叫一真？一切境界相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樣樣明瞭，如如不動。所以《四十華嚴》那就是修一真法界。

一真法界是什麼？就是我們現實的社會，我們一天到晚所接觸的事物，各行各業，有善人有惡人、有順境有逆境、有菩薩有外道。在這裡面學什麼？學一個看法，這是見。見是什麼？統是一真，不起分別。行是什麼？行也是在一心，如如不動。樣樣事情圓滿，樣樣事情都止於至善，這個止於至善是念念止於至善、行行止於至善、天天止於至善。不是說到某一個程度才止於至善，不是這樣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無不是至善。可是你在裡面生心動念就不善了，拿六祖的話來講，「前念不生，後念不滅」就是止於至善。悟了才行，不悟做不到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你要這樣練習、這樣做就會悟，悟了之後，這個境界更真實。解與行是相輔相成的，知能幫助行

，行能幫助知，知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讀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上夫子之道是「一以貫之」，那就是一真法界，實在是了不起。夫子《論語》裡面所見的，那就是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，實在是沒有什麼兩樣，讀《論語》就跟讀《四十華嚴》一樣的味道，那個法味一樣濃厚。希望諸位細細能夠體會到這一點意思。

總而言之，這段經文裡面佛給我們講的義趣是在迷悟。迷，一切是妄境；悟，一切是真境。而迷悟唯在一念，一念妄動就是迷，一念純真就是悟。純真裡面哪裡還有二三？那個是見非見就是二，沒有二。妄境裡面不止二，無量無邊，何止是二？諸位要是明瞭這個意思，這幾句經文到這裡也是一段，後頭講的「故能令汝出指非指」，出是講超出，指就是指是見與非見，這才能夠超出，這個也就是說的相對，能夠超出相對的境界，而契入一真法界。好，今天到這裡，我們第八段講完了，下面意思比這裡又要進一步，「顯見超情」。